

青春爱情故事集

右手年华 左手花

You Shou Nian Hua Zuo Shou Hua



青春
花

长征出版社



每一次感动都值得回味

芸芸

青春爱情故事集

右手年华 左手花

You Shou Nian Hua Zuo Shou Hua

长征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右手年华左手花/芸芸主编. —北京: 长征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80204-370-1

I. 右… II. 芸…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6025 号

书 名: 右手年华左手花

主 编: 芸 芸

责任编辑: 李 晓

特约监制: 辛海峰

特约编辑: 李明佳

装帧设计: 大象设计

出版发行: 长征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 100832

电 话: (010)6858678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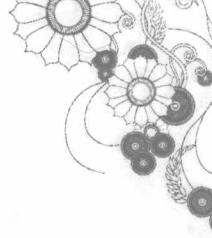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80 元

ISBN 978-7-80204-370-1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岁月深处 梅莉 /1

谁导演了那场“面具舞” 阿九 /2

玻璃吻 乔叶 /6

哭泣的山菊花 邹扶澜 /10

你是我温暖的手套 一路开花 /12

那个弹吉他的缺指少年 陌金 /16

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 流星 /19

空瓶子里的爱情 跳跳鱼 /22

有一种故事叫泪流满面 雪儿的宿命 /32

暧昧很近，爱情很远 宿命 /36

爱情最初的模样 蒹葭苍苍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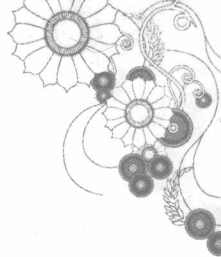
为提拉米苏爱情陪她走天涯 佚名 /44

纯白的牛奶爱情 佚名 /47

付出那么多，最后只换来一句谢谢成全 Admin /50



- 放手？放弃？ Admin/54
- 初见的纯白已成灰 归心似箭 /57
- 请吻起我睫毛上的落雪 紫堇轩 /65
- 我们的背后爱情拉着小手 梅吉 /71
- 我要去云上等你爱我 甘蓝西红 /76
- 别吵醒那些灿如夏花的情事 梅吉 /81
- 天使怎么会懂海豚的痛 独木舟舟 /87
- 我再也不会温柔地对你喵喵叫 梅吉 /93
- 有个流氓爱过我 秦小悠 /99
- 曾经有过美人鱼 四月丫头 /104
- 爱情不是一块橡皮擦 张佳 /109
- 可还记得不良少女叶小绿 梅吉 /111
- 查小良，惹泪的情书不说话 沈嘉柯 /116
- 任由我青春的唇道声晚安 蒹葭苍苍 /121
- 蝴蝶亲吻花朵不在朝朝暮暮 朱品燕 /127
- 天使在夜里背过了身 梅吉 /137
- 融化的圣代，流下很美的眼泪 似水无痕 /143
- 俯首海水蓝，听我大篇的表白 七日霜飞 /148
- 幸福太近，我拱手相让 七日霜飞 /157
- 假想情敌 桃乐丝 /165
- 请不要把我忘记吧 执子 /167



只是，王子怀里的公主好孤独 执子 /174

八天半的爱情 由佳 /180

你那桃花女子是谁 骆可 /184

遥远看见 VIVIAN 寂寞的脸 侧侧丫头 /190

蝴蝶栖息，羽翼已湿 浅草 /196

向左走，掉回头 朱妖琥珀 /198

那样忧伤的请求，谁曾拒绝 翻血儿 /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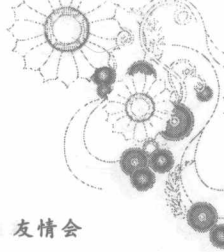
即便谎言，好过一片荒凉 朱妖琥珀 /206

偏偏一朵容不得的花 执子 /208

离你不远，就在身旁 十年 /215

他不和我过情侣节 蓝黛黛 /220

抱住一个人同样想疼爱 唐俊 /225



她的大脑一片混乱，她可以想象他久等不来的忧伤。时光流转，生活会变，友情会变，爱，也会在不知不觉的岁月中慢慢消磨。他们就这样再也没联系。

岁月深处

梅莉

他和她是高中同学，他喜欢她已经很久。在毕业晚会离开时，他突然叫住她，往她手里塞了一张字条就匆匆地走了。

她好不容易平息“扑通、扑通”直跳的心，展开字条，是他的手机号码。

她考上了南方的一所大学，而他，去了北方。她曾很多次拿起电话，可都马上就放下。她一向不自信，更何况，他从没有对她承诺什么。

一眨眼就到了大二的暑假，在公共汽车上，他遇见了她。她笑说，也许大三寒假的时候要你好好招待了，我们要到北京考察……话没说完公共汽车就到了她要下的站。

待公共汽车开动后，她才恍然记起自己并没有必要急着走。可已经来不及了。

大三的寒假，高中同学聚会。他没来。她很失望，自顾自地吃饭。

“他肯定有女朋友了。”同桌的女孩在议论他。

“你怎么知道？”

“他说他有朋友要到北京考察。”

“除了女朋友，有谁会愿意待在寒冷的北方不回来过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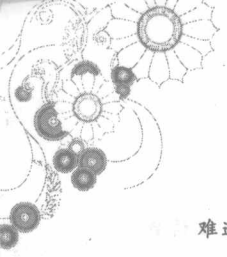
她的大脑一片混乱，她可以想象他久等不来的忧伤。其实，她的考察地点已因故改了。

夜晚，她拿起话筒又放下了。她深深地叹息，她不确定，他的手机号码已经换了多少个。时光流转，生活会变，友情会变，爱，也会在不知不觉的岁月中慢慢消磨。他们就这样再也没联系。

三年后，高中同学再次聚会。此时，她留在了南方。他还是没来。她听说，他留在了北京，有了漂亮的女朋友。

聚会结束后，她领到了一本通讯录，上面有每个人的手机号码和地址。

她迫不及待地翻到他的名字，竟还是那串熟悉的号码，她的眼里溢满了泪水。



难道这是那个男孩寄来的？不然谁会无聊到收集这些旧报纸？抑或是……我怀疑我是被他暗恋了。

少年心事

谁导演了那场“面具舞”

阿九

阿九

他们可以选择的对象太多，他们自尊骄傲，敏感好强，他们没机会了解，其实，爱，有时候需要一点点小小的卑微来成全。

柯佳的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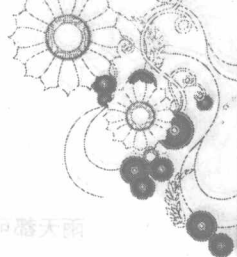
这几天一直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首先，我家门口的绿色信箱频频被塞进木偶戏剧团门票或者几张叠得很整齐的旧报纸。我不知道寄东西的人是谁，但报纸上的一则新闻吸引了我。大意是说某某获得个人才艺展示的冠军。文字旁边的照片更吸引我，那个男孩子五官精致得让人嫉妒。另外几张上都有他的报道，虽然日期很久了。

难道这是那个男孩寄来的？不然谁会无聊到收集这些旧报纸？抑或是……我怀疑我是被他暗恋了。这对于我来说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太多的人都会被漂亮的外表所打动，而我，恰好符合这一标准。所以，我既不惊慌失措也不受宠若惊，只是看久了那张脸就一不小心记住了他的名字——许维扬。

对了，昨天我又收到了一张戏剧团门票。

那个剧团的戏我是看过的。是一个月前的事了，我还记得当时和一个场务因为座次的原因发生了争执，然后有一个男孩子走过来帮我圆了场。他或许是里面的演员，因为他脸上戴着圆弧形面具。他把我安置在前排的位置，我几次回头去看，他都站在那里。后来我不好意思回头了，直到戏开场，他不见了。

昨天早晨我专门起了一个大早，为了看看那个往我信箱里放东西的人。因为角度原因，我只看见了他的背影。戴着帽子，很瘦，衣服穿在他身上一荡一荡的。我有点失望，



如果他那么瘦小，再优秀又有什么用？

拿着那张票我根本不打算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几天天气一直不好，大清早就阴雨绵绵的，这大大影响了我出门的心情。我在校园论坛上叫嚣，如果谁能送我一个太阳我会爱死他的。呵呵，居然真有人跟帖，弱弱地问了一句：“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喽，我告诉他我有多么不喜欢雨天。我说我刚买了一条水绿色的裙子，准备找个晴天SHOW出去给喜欢的人看。他不放弃地追问我喜欢什么样的人。我开玩笑说，要求不高，给我一树小太阳吧。

这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第二天早上，也就是今天早上，我在窗口看见了一树的纸太阳！它们用棉线穿着，拴在一些枝干上，正好覆盖了我能看到的视线。我意识到这与许维扬有关。我不能想象他是怎样在微寒的夜里系上这些棉线的。我发觉自己正被一种温暖打动着。它细腻，安全。

我决定去看这场戏。

许维扬的日记

我是在蓝天戏剧团的后台看到慕容白的。说来奇怪，这个女孩有一个侠客般的名字却长着一张可怜兮兮的脸。单眼皮，塌鼻子，薄嘴唇。更要命的是她还有一个发育不良的身体。她用乞求的眼神问我这里招不招人，一个月就好。她说只想有一个实践的机会，工资可以不要。这么好的事情我当然一口答应下来。她的样子让我想起一个女孩来，我觉得熟悉。

我一个月前遇见了一个女孩。那时她正在和另一个人吵架，撅着嘴，一张委屈的脸泛着潮红的光。我把她安置在一个前排的位置。我希望她可以看清楚台上的我。其实就算她看见了也认不出来。因为演员都戴着厚厚的面具。

每一场戏的间隙我都会完成一次表演。现在负责帮我放背景音乐的人就是慕容白。我和慕容白之间一直都没怎么说过话，直到有一天她突然跑过来对我说：“你喜欢柯佳对吗？我是她最好的朋友哦。”

这真是一个让我惊喜的消息，我从她那里知道了很多关于柯佳的事情。比如她不喜欢雨天。她爱一个人的条件是那个人必须每天让她感觉阳光明媚。慕容白说做到这一点，非常重要。我看着她严肃的表情有些想笑。她大声说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啊，你让她觉得下



雨天都可以出太阳她就会爱上你。我大笑起来，反问慕容白：“你有没有谈过恋爱啊？你有喜欢的人吗？”她挠挠头皮，又很勉强地摇头。她的鼻梁右侧有一朵可爱的小雀斑。我发觉她其实并不难看，只是不会打扮，瞅上去有点呆。而当她积极投入一件事情时，身上的伶俐劲儿就全出来了。可是她为什么要那么积极呢？她真认为我和她的好朋友那么般配吗？至于那个大雨天出太阳的提议我觉得没有一点必要，而且很幼稚。她们既然是好朋友，她帮我约她出来不就行了，何必那么麻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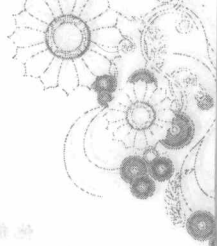
慕容白后来说了几次柯佳会来，却都没有见着人。我有些沮丧，而她似乎比我更沮丧。我说你是怎么跟她说的啊，她要是不愿意就算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她连忙着急地跟我解释：“没有的事情，你这么好她怎么会不愿意呢。”“我好吗？”我好奇自己为什么要这么问，可当时就想从她嘴里听到些什么。这个女孩有一点奇怪，她对我说的每句话，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让我觉得那么真诚。我不是一个自恋的人，但老实讲，我已经习惯了每天早上听她说一句“嘿，你今天的发型真帅”之类的话。

另外，她有没有发现自己特别爱皱眉呢，而且总是在我问起柯佳的时候她的眉头就皱了起来。我可没有怪她的意思，相反我要好好感谢她。因为今天晚上我又看见了柯佳。她在木偶戏开场的最后一刻进入会场，穿了一条水绿色的裙子。我走过去对她说：“你好，我是许维扬。”她愣了一下向我伸出手。我们约好了去看午夜的电影。整个过程她都显得很开心。

和她走出蓝天戏剧团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慕容白。她正背对着我们拖一只巨大的道具箱。她真是太瘦了，衣服穿在她身上一荡一荡的。今天晚上她被班主任骂了，原因是她在我表演面具舞时将背景音乐放乱了。

看完午夜场，我送柯佳回家，路上提到慕容白。她那张漂亮的脸上出现了长久的停顿。她说：“慕容白是谁？我并不认识她。”

我有些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准备在写完这篇日记后给慕容白打一个电话。我想不通的事情很多，比如她为什么说是柯佳的好朋友，她为什么要做那么多事情来帮我赢得柯佳的心？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根据她的回答来判断是不是应该告诉她一个事实。我决定给她打一通电话，告诉她我整个晚上都在想她，并且发现我已经喜欢上她了。



慕容白的日记

我非常后悔，我怀疑我的脑袋是被栅栏卡坏了才会跟他说那样的话。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撒谎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就像我慕容白喜欢上了引人注目的许维扬，而许维扬喜欢一个叫柯佳的女孩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一样。

其实我并不怎么难过，他们都是那种得到上天祝福的孩子，天生有在一起的缘分。而我的愿望只是想和许维扬多说上几句话。所以，我对他撒了一个不小不大的谎。我说：“你喜欢柯佳对吗？我是她最好的朋友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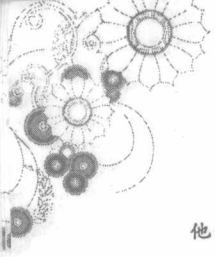
其实我很久以前就认识许维扬了。只是他已经把我忘了。那一年面具舞举行比赛，他是参赛选手之一，我在攒动的人群里。他绕场一周经过我身边，帮我将岌岌可危的脑袋从栅栏的缝隙里解救下来。那么多的人，只有他停下来看一眼受难的我。我从参赛牌上窥见他的名字，他是当年个人才艺展示的冠军。他的消息被零散地登在一些报纸上。我保存了很久，直到前几天不得不寄给那个叫柯佳的女孩。

我终于和许维扬说上话了，我一边心虚着一边拼命地打探关于柯佳的信息。我告诉许维扬他一定要让柯佳觉得自己会永远像太阳光一样围绕在她身边。可是他却笑我，还反问我有没有谈过恋爱。我知道像他和柯佳这样的人都不会主动“讨好”自己喜欢的人。他们可以选择的对象太多，他们自尊骄傲，敏感好强，他们没机会了解。其实，爱，有时候需要一点点小小的卑微来成全。

许维扬似乎什么都不准备做，我看得有些急了，他凭什么以为人人都得慕他的名而来？还好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只需要有几张红色的蜡光纸和几根长棉线就能办到。我希望我的小聪明可以打动那个浪漫女孩子的心。这一切似乎成功了，今天晚上我看到了她。她果真穿了那件水绿色的新裙子。

可为什么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呢？我的心情糟透了，甚至将背景音乐都放乱了。表演结束时，我看到他们一起走出去，柯佳低着头在跟许维扬说着什么。她会说什么呢？她是不是告诉许维扬，她根本就不认识叫慕容白的人。他一定觉得我是骗子吧。笨蛋慕容白，你相信自己那个只想和他说说话的理由吗？

我决定在写完这篇日记后离开这里，只要他找不到我，我就不用面对他质疑的眼睛。



他们一起望着那扇门，那扇门洁净无比，一如他们当初的爱情。

玻璃吻

乔叶

他忘情地亲吻着她。有点悲凉，有点滑稽，却充满纯真的狂热。他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这层玻璃，他就会控制不住自己去得到她。

看似琳琅满目的爱情仿佛有很多可供选择的机会，其实，只有一次。

这是一家不大不小的衣店，共有四个雇员，两男两女，因为是日夜服务，所以要让雇员轮流值夜班。女人胆小，在一起搭班不安心，因此一般是一男一女在一起搭班。

樱和成在一起搭班。

樱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日子过得挺一般。可是自从樱上了高三以后，这挺一般的日子变得十分拮据起来。菜盆里由天天有肉变成了周末才见荤。为此，樱在上完高中后就开始找工作上班。早一天上班早一天挣钱就可以早一天把那些肉补回到菜盆里，她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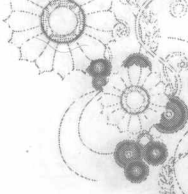
她在衣店上班已经3个月了。学生气并未脱尽，举止十分拘谨，既不会和同事钩心斗角、打情骂俏，也不会对顾客们搔首弄姿、撒娇作痴；既不会花言巧语地把一件平平常常的衣服夸得天衣无缝、十全十美，更不会在碰到肥货时明是一把火暗是一把刀地宰人。老板虽然没有说什么，但面色神情对樱子却越来越冷漠越来越不耐烦。樱深感迷茫，不是为这份工作，而是为她自己。她总是像一个哑巴似地沉默着，只有那一双灵气四溢的眼睛让人怦然心动。

樱和成搭班时，也是整晚地沉默着。百无聊赖之际，成便会用口哨轻轻唱起一首首逝去的老歌，那些失去歌词的老歌在黑夜中精魂重返，缭绕不绝，像一道道忧伤而美丽的绳子紧紧地缠绕着樱的心绪。樱便在不知不觉中流下泪来。

一天晚上，天下着小雨。成在里间点货，樱一个人守着柜台默默地坐着，一个镶金戴玉的女人走进店里。

“请问您要什么衣服？”樱连忙站起来。

“看看。”女人傲慢地环顾着，正眼也不看樱。樱低下头，沉默地站在那里。



“这件衬衣怎么卖？”

“158元。”

“便宜没好货。”女人摇摇头，回头叫道，“你在外面傻站什么？帮我参谋参谋嘛！”一个男人闻声而入。说实话，他不是那种很漂亮的男人，但气质很好，衣着虽不华丽，品位却很高。与女人站在一起，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走过来，没看妇人的衬衣，却很专注地打量着樱子的衣裙：“色彩偏淡了，不过搭配得很好。”

“就知道瞅年纪轻轻的狐狸精！”女人低声道。樱扭过脸望着墙壁。为了钱就得会吞刀子，这个道理她懂。

“这件衣服行不行？”

“别问我，你看中我掏钱就是了。”

“掏钱掏钱你就知道掏钱！没有我爸爸你哪来那么多钱？”

“你真是不可理喻！”男人涨红了脸。

“太太，这件衬衣很适合您的。”樱连忙打岔道，“样式和色彩很适合您的脸形和体形，质地也很好。”

女人摩挲着这件衬衣，男人在一旁赞许地看了樱一眼，樱立即悟出了目光中的理解与契合，脸微微发烫起来。

女人突然尖厉地大笑起来：“看啊看啊，这是你公司的产品呀！咱们市的名牌！”“够了！”男人低声吼道。

女人终于选定了最贵的那件衬衣，开始煞有介事地和樱子砍价。她的最高价超出了老板规定的最低价，生意谈僵了。樱子忽然明白这个女人其实是在拿她开心。她不需要这件衣服，也不在乎那一点儿钱。

樱子沉默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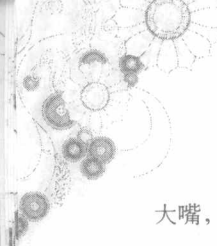
“咦，你聋了还是哑了？怎么不说话？”

“樱子我来。”成走出来道，“你去休息吧。”

“我就找她买！”

“你这个蠢货，你走不走？你不走我可就走了。”男人拿起衬衣，把钱递过来，“小姐，付款。”

“你骂我？你向着这个小妖精？你忘恩负义……”女人撒泼地大哭起来，咧着丑陋的



大嘴，男人一声不响地往外走，女人突然止住了哭声，狂奔而去。

衣店静下来。

樱子记过账，把剩余的钱卷在一起，锁在抽屉里，然后默默地坐下来。

“樱子别难过，社会上就是什么人都有，什么人都得见识。”成劝道。樱子伏到柜台上，无声地抽泣起来。雨寂寂地落着，一直下到天明。

隔了一天，两人又在一起搭夜班，樱依然沉默着，成却不再唱老歌，他开始逗樱说话。

“樱子，我请你猜个谜语：什么糊糊涂涂？什么清清楚楚？什么是容易的易？什么是难上的难？”

“富人花钱糊糊涂涂，穷人花钱清清楚楚，富人挣钱容易的易，穷人挣钱难上的难。”樱子脱口而出。

“好！我也说一个。雪在天上糊糊涂涂，雪在地下清清楚楚，雪落地上容易的易，雪回天上难上的难。”

“墨在砚里糊糊涂涂，写在纸上清清楚楚，墨变成字容易的易，字变成墨难上的难。”

“……”成沉默着。

“不会了吧？怎么不说了？”樱得意地笑道。成认输似的笑了笑，他不是不会说，而是不敢说。他的答句是：小姐对我糊糊涂涂，我对小姐清清楚楚。我爱小姐容易的易，小姐爱我难上的难——他能说吗？虽是玩笑的话，对樱子是不敢随便说的。然而这句话闷在心里却渐渐滚烫起来，他自嗟自怨自己给自己种下了情根。可终究看樱时的眼神还是慢慢异样起来。同事间有人开始跟他们开玩笑，樱也不恼。她对他不反感，她知道他是个好人。好人也可以有一些奢侈的快乐，为什么要打破它呢？

一天夜里，他们俩正在值夜班，一个人推门而入——正是上次买衣服的那个男人。她迎着他微笑着站起来：

“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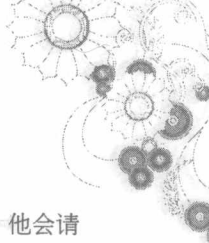
“对不起，她太没有教养了。”

“没关系。”樱淡淡地说，从抽屉里取出钱，“这是你剩下的钱。”

“你收下好了，一点意思。”

“我为什么要拿你的钱？”樱锋利的问话让男人吃惊。原来，钱在某些时候竟然是一种莫名的侮辱。

“对不起……谢谢。”他缓缓地说。



“樱子，我敢跟你打赌，”目送着男人远去的背影，成轻轻地笑道，“过几天，他会请你吃饭，然后聘请你到他的公司。一切顺理成章之后，他会向你求婚。你的好运来了。”

“为什么？”

“他的衣着和他妻子的那些话证明他是服装公司的经理，他和妻子不和一定会离婚，他欣赏你在衣饰上的感悟力也欣赏你的人格，而你们都是气质不凡的人。所以，他一出现，我也就——没戏了。”

樱子伏在柜台上，沉默不语。她感到一种可怕的真实。

诚如成言。他们吃饭、约会、谈心……她终于接受了他的聘请。明天，她就要去新单位上班了，今晚是她和成最后一次搭班。

“成，谢谢这些天来你对我帮助和爱护。”

“言过其实。我帮助过你，可我没爱护过你。”

“是另一种爱护。你本可以利用我们搭夜班的事造我的谣的，可你没有。”

“如果真爱一个人，就不要那么毁她。”

天色渐渐地青白了。这最后一夜。

“樱子，我想吻你一下。”

樱子等待着，没有回答。成把她拉到里间门后，自己却站到门外。隔着玻璃，樱困惑地望着他。

他把嘴唇贴了上去。樱明白了。一朵湿润的小花绽放在成眼睛里。他忘情地亲吻着她。有点悲凉，有点滑稽，却充满纯真的狂热。他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这层玻璃，他就会控制不住自己去得到她。“如果真爱一个人，就不要那么毁掉她。”这是他自己的话。

他也是一个自私的男人，却是一个善良的男人。一个很好的男人。

数年之后的一天晚上，樱子来到衣店里，只有成一个人在值班。

“你回来了？”成淡淡笑道。

樱子点点头：“一个人挺寂寞的吧？”

“不寂寞……有那扇门呢。”

他们一起望着那扇门，那扇门洁净无比，一如他们当初的爱情。

“你们过得挺好吧？”

樱子点点头走出衣店。她知道，再也不会会有这样一个男人会这样爱着她，再也不会。看似琳琅满目的爱情仿佛有很多可供选择的机会，其实，只有一次。



如果有个男孩喜欢你，他不英俊，也没有做人的才华，甚至有残疾，你不要讥笑他，更不要伤害他，在爱的季节里，任何一朵花都有盛开的理由，即使是一朵卑微的山菊花……

哭泣的山菊花

邹扶澜

那时，女孩的家住在河岸边一幢陈旧的筒子楼里，岸边有块闲置的空地，堆满了垃圾。几个拾荒人就在垃圾边的桥洞里搭起帐篷，于是常见一个60多岁的老汉，骑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车上载满沿街收来的酒瓶和纸壳，车后，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吃力地推着。

男孩患有先天性聋哑症，小区的人都认识他，唤他阿宝。老汉是他的养父，待他很好。

阿宝没事的时候，就拿了扫帚到小区，挨家挨户地扫，有些人家就把废弃的东西给他，也不要钱。扫到女孩家的门口时，他特别用心；遇到女孩上楼，他总是直起身，立一边，憨憨地冲她一笑。

女孩那时读高三，长得很漂亮。她骑一辆银灰色车子，是妈妈花了一个月的工资给她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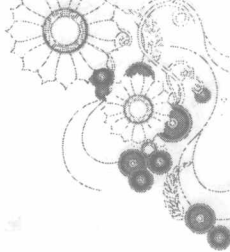
一天，女孩放学后，车子放在楼底下，被一个小偷撬开了，跨上刚要跑，阿宝不知从哪里飞奔过来，一边死死揪住小偷的衣服，一边呜哩哇啦地叫着。小偷掏出刀，对着阿宝的手就是一下，小区的人跑来，一起将小偷按住。

女孩跟着妈妈去诊所看阿宝，阿宝躺在一张木板床上。看见女孩进来，阿宝一下子坐起身，把那只包着纱布的手往身后藏。他的目光里有一缕异样的东西，让她不敢看，女孩只站了一会儿，就拉起妈妈的手走了。

从那以后，女孩见了阿宝，总是绯红了脸。她心想，他干吗总来扫这个楼梯呀！

半年过去了。

一天晚上，女孩下了晚自习，推着车子往楼道里走。角落里突然跳出一个人，把女孩吓了一跳——阿宝站在面前，捧着一大束花。女孩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把花往女孩车前的小筐里一放，一股清新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女孩愣着，刚要推车子走，他却试图来拉



她的手，女孩一闪，一股怒火嗖地蹿了出来。

“流氓！”她叫着，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甩在他脸上，阿宝转身跑了。

女孩气恼地把那些花从小筐里揪出来，踩得粉碎。那都是些什么花呀，无非是一些不起眼的山野菊，河岸边灿灿的开了一片。

她是一个要强的女孩，回家什么也没说，上床睡了。

第二天一早，女孩刚起床，小区下面就聚了一群人。不一会儿，妈妈推门进来说，真可惜，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就掉河里淹死了呢？

女孩刷着牙，随口问：谁？

“阿宝啊！多好的一个孩子，人家还帮你追车子挨了一刀哩！”

这一天，女孩借口肚子疼，没去上学。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得眼睛红红的。她努力劝自己相信，他是真的不小心掉进河里淹死的。

后来，女孩考上了大学。再后来，女孩毕业了，留校做了老师。

面对着一群比她小不了几岁的男孩、女孩，她该是快乐而充实的，可是，她没有。在学生们眼中，她忧郁，孤傲，甚至有几分让人难以接近。

一个春日的早晨，她领着学生们去踏青，走过一条小溪，来到山谷前。展现在眼前的竟然是漫山遍野的山菊花，白的，黄的，在风里轻轻地摆动。

她弯下腰，采了一朵、两朵……突然间，她泪流满面。

学生们吓坏了，都不明所以。女生拥着她，争着给她擦眼泪。一个女生大胆地问，老师，你是不是有什么伤心的事，能告诉我们吗？

于是，她把心中那个埋藏了多年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她的声音舒缓、低沉，学生们围在她身边，沉浸在这个悲惨的故事里。山谷里阒寂空阔，只有一只老鹰在空中盘旋。

她讲完后，女孩子都哭了。她强作笑脸，对她们说，如果有个男孩喜欢你，他不英俊，也没有傲人的才华，甚至有残疾，你不要讥笑他，更不要伤害他，在爱的季节里，任何一朵花都有盛开的理由，即使是一朵卑微的山菊花……

学生们都会心地点头。她微微笑了笑，又说，即使你不能给他想要的结果，也要在心里给他留个位置。爱是没有错的，花开是没有错的。

学生们终于明白，为了那束过早枯萎的山菊花，这么多年，他们可爱又美丽的老师一直将爱情的大门紧闭，以至错过了最美的花期……